

◇舒兴庆专栏·教育种田记

幸福的校园

这几天闷热难当，校园里几乎没有一丝风，好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装着无数聚光灯的摄影棚中。傍晚下了班，来到江畔草地，虽仍炎热，但和自然的亲近，还是增添了一份清凉。远远有几个人在拍照，天空远大，云山耸立，江流浩渺，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格外显得渺小，似乎是地上的一棵草，一粒石子，或是水中的一条小鱼。我突然有些感动，顺手把天空、云朵、草地和人拍了下来，正应了卞之琳的那句诗“你在楼上看风景/看风景的人却在看你”。

其实，我是到这里来寻找灵感的，一个关于教育的专栏已经写了好几篇，反响也很好，但突然不知再从哪里入手，于是趁着夕阳未落，星光未起之时走一走，想想接下来该写些什么——但看到这如同官崎骏电影的美景，我就忘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。或许，对风景的热爱是刻在人的灵魂深处的。

教育也是风景，一种由人构成的风景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畅想过这样的校园风景——“一个师生（包括毕业的学生）都有归属感并视之为家园的地方；一个教师相信和坚持教育的意义，学生拥有尊严和成长的园地；一个如同春夜细雨般宁静、温润、充满生机又拥有诗意的校园……一个幸福的校园！”

有读者问，这样的校园有可能吗，学校可以有幸福吗？其实，我在写下这段之后也问自己，这可能吗？当然是可能的，而且是必须的！我不止一次读过苏霍姆林斯基说的“教育的理想立意就在于使所有儿童都成为幸福的人”，让学生成为幸福的人，首先就要让学校成为幸福的园地。建设幸福的校园注定不是一段轻松的路，但也绝对不是一条不可能的路，需要学校、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。这三者中学生是被引导的一方，而学校、家长则是主动方。如果学校、家长少一点短视和功利，多一份仁爱和智慧，学生就会多一点幸福、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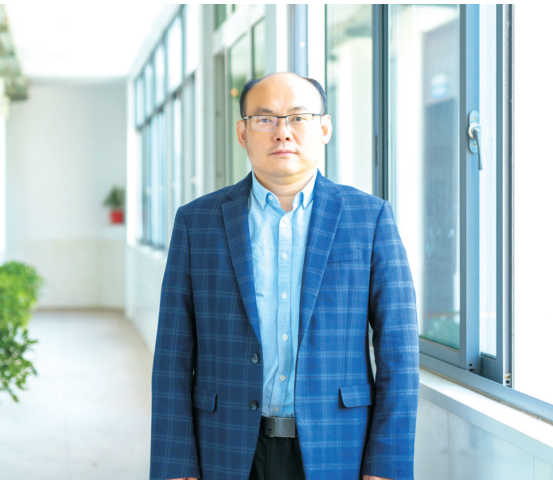
我知道，读者的疑问更多的是来自“考试的压力”和“教育的幸福”之间那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我们往往以为这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教育问题，其实，“军备竞赛式”的学校教育和学生的灵动生长之间的矛盾是不分国度的，美国教育家塔文纳在《准备》这本书中同样讨论过这个问题，而她的结论是，“只要你改变看待教育的方式，你既可以帮助孩子考上大学，也能够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——这两者并不矛盾。”而且，这种方法不仅“有利于办一所学校，同样适用于为人父母”。

这也是我的观点。教育是一门需要智慧的事业，对教师、对家长来说都是如此。而教育的智慧又往往和人生的智慧相连通，当一个教育者甚至整个社会都普遍缺乏教育智慧时，通常也意味着这个教育者，这个社会也缺乏人生的智慧。这几天网上有一个老师因为学生不填清北，而在班级群里发了一大通“痛心疾首”的言论，指责学生在“绝对利益面前”，“完全以自我为中心”。在以清北为唯一考量标准的现实之下，老师因为学生不填清北而感到失望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但这番言论显然丧失了基本的理性，也缺乏对人生挫败（如果把学生不填清北也看作一种挫败的话）的平和态度。

我经常会劝老师或是家长不要太计较分数，也不要给学生太多压力，甚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也不需要考得太多，但他们总是会说，你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是学生毕竟是要高考的。高考当然不能忽视，但依我之见，考试太多、压力太大、对分数过于看重等等，不仅无益于考试，还有害于心灵，甚至生命。有的学校提出高一就要备考，“两眼一睁，开始竞争”，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。殊不知学习如无兴趣、主动性，再怎么使劲，成绩都不会提高。有的家长只看到学生玩一会手机，就如临大敌，坚决“斗争”，却不懂正常的娱乐是不会发展成“手机依赖症”的，现实的挫败感才会让学生依赖游戏里的成功。教育心理学里有一个词叫作“习得性无助”，手机依赖、躺平往往与这个问题相关。所以，与其说“高考”是所有问题的源头，不如说“人”才是根本问题，缺乏对教育的正确认识、违背常理常情才是根本问题。

教育者有智慧，教育才会有幸福感。教育智慧的核心是对孩子的爱，从这个源头出发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用心体会教育的规律。比如，以孩子的视角看待问题，让孩子信任你、亲近你。在孩子失败或是叛逆时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听听他们的心声。学习本非易事，即便在安庆一中这样的学校，真正的学霸也不多，磕磕绊绊地学，才是大部分人的常态。有了问题，要和学生一起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和问题一起打败学生。帮助学生做一道题，让他们建立学习自信，比自己做一道题要难得多，但前者才是教育。

当然，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幸福，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孩子成长中的问题，始终都以爱与智慧对待，教育才会成为一道幸福的人的风景。



舒兴庆，中学教师，诗人，在《中国德育》《诗江南》《安庆日报》等发表论文、诗文近百篇，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、诗歌、随笔年度选本。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、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。

◇山河故人

记程仁卿先生

徐 迅

我年轻时在老家接触过几位老先生。说是“老先生”，是因为他们大多是老教师或者老教授，共同的特点都是平反摘帽的“右派”。这其中就有程仁卿先生。与他们在一起，听他们摇头晃脑地吟诗诵词，伸手就能在古籍里找到需要的字句。学富五车的样子，很是让人羡慕。

程先生家住县城之南，面对南湖。一到夏天，南湖里荷花盛开，荷叶田田，莲花朵朵，荷香淡淡盈鼻。偶尔去他家，看他与夫人马华正先生都静静地坐着。不静的时候，必定是夫妇俩抑扬顿挫地吟诗作词，或是戴着老花眼镜，开心地读着表妹的来信。

程先生饱读诗书，少小革命，青年求学。大学时，老师潘季野看他文章，说他“文章之凄逸奥衍，几欲抚手前贤……”，甫一毕业，即由著名经学大师、北京大学、安徽大学教授姚仲实推荐留校任职，又推荐到桐城做了两年的“相府西席”。后来担任安徽大学、安徽学院、安徽教育学院教授，著有《府山楼文集》《文选·李引经注考》等，尤其是《对“关于宋玉”一文的意见》一文，直指郭沫若文中错谬，影响一时。但1958年当著作《文天祥传》即将付梓，他被补划成了右派，从此一家颠沛流离，直至古稀之年。

马华正先生是清光绪翰林马冀平之女，亦是一位才女。她幼承家学，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。她写诗，也写文章。我读她的散文《向阳门的回忆》，觉得有《浮生六记》味，还曾推荐给一家报纸副刊。夫唱妇随，她也喜诗词吟哦。后来夫妇俩合出了一部诗词《琴瑟集》。程先生晚年参与《天柱山志》以及文史编辑考辨，另有著作《诗学津梁》行世。这部著作上下两册，分天文、时令、节日、山水、竹木、花草、鸟兽、鱼虫、人伦等十四类，洋洋洒洒70万字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台湾著名学者胡秋原为之序。

我与程先生见面时，正值老人劫后余生。尽管居住县城，但二十多年山乡生活，让他们俨然乡村土著，满口乡下土话。看他们不说是步履蹒跚，老态龙钟，也谈不上是精神矍铄。只是与他们接触有年，从没有听过他们诉苦纾难，倒是在他们的诗词里读到一些隐忍与沉痛。比如：
碧血朱颜愁梦多，今宵不看鹊填河。
劳尘满而如霜鬓，七载人间忍泪过。
——程仁卿《晚凉杂咏》
学殖荒芜四十年，芦花风起似飞绵。
今朝虽幸残躯在，往事思量亦法然。
——马华正《秋日抒怀》



创作
李陶 摄

◇信笔扬尘

无所住，心自在

严 勇

平生最爱“无所住”“心自在”六字。其来源，一则源于禅宗六祖慧能因“无所住”三字，领悟佛法要旨，创立禅宗南宗。二则，岳父送我一个陈年紫砂壶，上有书法家陈仲明教授题的“心自在”。

“无所住”三字典出《金刚经》：“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”指不被任何意念或事物所拘执，强调破除执念，以回归清净本心。

列子悟出真正逍遥并非离群索居，而是在纷扰中保持精神自由，“御风而行”这则故事被视为“心自在”最早的思想源头。庄子说“无何有之乡”的最高境界，实则也是“心自在”的超脱之境。至于如何抵达“心自在”，庄子给出的方法是：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”只有跳出世俗的樊笼，回归到生命的本真，才能

抵达真正的“逍遥游”。

苏辛二人，对于“心自在”，自有一番理论。苏轼的“心自在”是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的淡定从容；辛弃疾的“心自在”是“穷自乐，懒方闲。人间路窄酒杯宽”豁达乐观。而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，则从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的新角度阐释“心自在”的另一种积极方式。

在中国书法史上，我最爱的书法家是米芾，在泰州书法界，我喜欢的是陈仲明教授的字。其最大的理由，大概就是米芾的“一”字，如不系之舟，而陈教授的“心”字亦然，两者“字中有画，画中有字”，极其神似，令我心旌摇曳，神往不已。这个“心”字，与米芾的“一”字，皆具八面出锋，沉着痛快，飘逸劲健之妙，得其真传而意趣自显，如一

◇人间小景

蝉鸣知盛夏

刘 希

每逢暑假，我最喜欢的事是捕蝉。
夏日的午后天气燥热，我和小伙伴却兴奋无比。蝉在枝叶间鼓足了劲大声叫着：“知了，知了！”它们不怕把嗓子喊破，不知疲倦地唱着，而且一个比一个用功，一个比一个卖力。捉蝉可是个技术活，蝉栖息在高高的枝叶间，眼疾手快才能捉到它们，而这根本难不倒我们。骄阳似火，晒在脸上火辣辣的，但依旧抵挡不住我们捉蝉的热情。爬树对我来说早已不在话下，先双手抓住树干，然后两腿一发力，很快就爬到树上了。发现目标时，我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攀住树枝，另一只手悄悄地伸向蝉。直到蝉在手心里扑腾乱跳

时，我才大声地叫起来：“捉住了，捉住了！”然后轻轻地收拢手掌，把蝉放进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。从树上下来后，又听见那边树上有人喊：“捉住了，捉住了！”那激动的声音在空中久久飘荡。

我们在树下歇了一会儿，又爬到树上继续捉蝉，再把捉来的蝉放进盒子里，直到盒子里全是蝉才心满意足。我们还会把“战利品”放在一起，比谁捉得多。捉得少的人也不恼，还笑着说明天一定要好好发挥。我将一只蝉放在手心里仔细观察：蝉有六条腿，两只眼睛很亮，外壳又黄又硬。它展开轻薄的翅膀，一会儿就能飞向天空。傍晚，我们玩儿够了，就把盒子打

我说夫妇俩最为开心的是读表妹来信。表妹名叫张漱茵，是台湾一位著名作家，与马华正是姨表姊妹，祖上是清朝“父子宰相”张英、张廷玉。她是张廷玉第十代裔孙，有“相府千金”之称。程先生的“相府西席”即缘于此……老师风流倜傥，学生才貌双全，那是他们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青春的微妙与蓬发的朝气，人世那说不清、道不明的至爱至美，都足让他们回味一生。只是世事难料，他们身在大陆，张漱茵却滞留台湾。一湾浅浅的海峡，从此隔断相欢，也改变了各自的命运。幸好后来两岸实现了“三通”，从此鸿雁不断。

我那时也写点东西，程先生有心，把我的一篇小说还推荐给张漱茵先生。其时大陆兴起的寻根文学、乡土文学热，与台湾的文学格调很有不同。但尽管如此，张漱茵还是勉励有加，不仅给我寄来她的诗词《荷香集》，还在信中说：“徐迅先生小说已仔细拜读，虽然他是开始尝试写小说，但很有意思，而且极富乡土特色……鼓励徐先生继续写作，一有机会，我会尝试着介绍的。”

只是我离开家乡，再联系时已是与程先生公子程小漠了。程小漠自小受父母影响，也极爱诗词歌赋，一心向学，不仅写出很多文史类稿，还著有《天柱山历代名人史话》《涧底松吟》《马冀平传》等，尤为难得的是一边写作，一边还专心整理父母存世的文稿，为父母立传，可见父子情深。

叶小舟漂泊在天地之间，心自悠悠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，形神兼备。人与人之间的相逢、相知、相惜、相别，皆贵在一个“心”字。一个“心”字，也是历代书法精髓的一次集中展示。

魏晋时期的书法家钟繇，将“心”字写得古拙朴茂，横撇捺三点如金石般凝重，似在宣纸上镌刻着魏晋风骨。他说：“用笔者天也，流美者地也。”每个“心”字，都饱含天地之气。

米芾的“心”字，三点如惊鸿掠水，似在宣纸上跳起一曲狂草之舞。既有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的洒脱，又有“一洗万古凡马空”的豪迈。在崇尚“尚意”的宋代书坛，米芾的“心”字犹如一股清流，打破了传统书法的桎梏，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。

近现代启功的“心”字，将欧体之严谨与柳体之劲健融为一体，既有法度又不失灵动，既带着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书卷气，又蕴含着“千磨万击还坚劲”的坚韧品格。

书写“心”字，恰似一场心灵的修行。光阴之美，美在自然，美在笔墨，美在艺术，更美在“无所住”“心自在”的豁达意境。

开，有些蝉快速地飞走了，有些趴在地上，无论我们怎么呵斥也不动弹。第二天起床一看，那些蝉都不见了。次日下午，我们又继续爬到树上捉蝉。整个夏天，蝉不知疲倦地叫着，我们也一直爬树捕蝉，乐在其中。

蝉鸣知盛夏，盛夏瓜果香。夏日里，那些瓜果都熟了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我们会伴着蝉鸣，去摘树上的果子。有了这蝉鸣，这果香，这遍野的绿意，我们对盛夏就有了更多的期盼。蝉的一生，就是在演奏夏日的乐章，它那么小，发出的蝉鸣却那么响，竟能响彻整个夏天。

虽然蝉只有九十多天的生命，但它丝毫没有放弃歌唱。我们在树下静听蝉鸣，度过炎热的夏天。不知不觉，时光悄然流逝，我们的人生也悄然过半。光阴流转间，我仿佛看见记忆里那个小小的少年，又爬到了高高的树上，小心翼翼地捉蝉，我的心头顿时涌起一阵欣喜，旁若无人地笑了起来。

◇小说世情

生生不息

余 罗

1938年春，川南的晨雾还未散尽，万德昌已经站在天车下。这座高大的木制井架在晨曦中若隐若现，宛如一座通向天空的长梯。“爹，您又起这么早。”儿子万长庚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醪糟荷包蛋。

万德昌接过碗，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那口深不见底的盐井。“这口井是道光十五年打的，到现在已经九十三年了。当年我的师父说，这井是咱们贡井人的命脉。”

西城盐井是王家三代人守护的地方。万德昌十六岁就跟着父亲制盐，如今已是井灶上的总管事。井下卤水涌动，地上天车转动，盐工们的号子声回荡在清晨的空气中。

“爹，听说日本鬼子都在轰炸重庆了。”长庚压低声音。

万德昌的眼神一凝：“管他鬼子干啥，咱们的井不能停。盐是国家的血脉，没有盐，前线的将士吃什么？”

盐工们常说，贡井的每一粒盐都凝结着三斤汗。万德昌对此深有体会。西城盐井采用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，八丈高的碓架，十余人合力踩动碓板，将铁钎不断冲击地层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那咸涩的卤水喷涌而出。

“这卤水来之不易啊！”老把头李伯坐在灶边，捧着一碗粗茶，“从东汉到现在，咱们贡井人打了多少口井，才找到这口能产黑卤的金眼。”

万长庚跟着父亲学习整套制盐工艺：汲卤、煎盐、包装。寒冬腊月，手脚冻裂；酷暑夏日，汗透麻衣。

“记住，卤水是活的，就像人一样有脾气。”万德昌常这样教导儿子，“你得摸清它的脾气，才能从它身上取出最纯净的精华。”

1942年冬，战火已烧到川东。日军切断了多条陆路交通，贡井盐运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政府下令：“盐业生产不能停，支援抗战就是保家卫国！”

万德昌已年近百岁，却坚持每天下井。这天，他发现卤水水量骤减，而且浓度下降，“不好，怕是有地龙。”

连续三天，万德昌带着徒弟们日夜守候。果真，在第二天，川南迎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，李伯匆匆跑来：“老王，出卤了！浓度比以前还高！”

万德昌冲进灶房，看到沸腾的卤水在铁锅中翻滚，白色的盐晶在蒸汽中凝结。他眼眶湿润了，这是希望，是抗战胜利的希望，老天也是向着他们的。

“告诉伙房，今晚加餐。”万德昌声音有些哽咽，“明天开始，全井两班倒，一定要保证产量。”

1943年夏，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川南。一天凌晨，空袭警报突然响起。“爹，快躲。”长庚大声喊着还守在灶台的父亲。

炸弹落在不远处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，万德昌却依然坚守在灶台前。长庚不顾一切冲回来，拉着他往外跑。

“爹，您已经六十岁了，该休息了！让我来守着！”

万德昌看着儿子满是盐渍的脸，突然觉得自己的儿子长大了。他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以后这口井就交给你了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让这口井活着。”

1945年8月，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。贡井盐工们自发组织庆祝，西城盐井上挂满了红绸。

万德昌站在天车下，看着儿子熟练地指挥着工人们制盐，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容。

“爹，日本投降了，我们可以松口气了。”长庚说。

万德昌摇摇头，“盐工没有松口气的日子。今天胜利了，明天还要继续为国家产盐。”

夕阳西下，天车投下长长的影子。万德昌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：“这口井经历了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，经历了民国，经历了抗战。它见证了太多，也承载了太多。”

他指向远处正在建设的新井，“未来还有更多挑战，但只要我们坚守初心，这口井的火种就不会熄灭。”长庚握紧父亲的手，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2025年，年近百岁的万长庚被请到盐业博物馆举办讲座。老人看着崭新的车间，全新的技术，笑道：“这里是我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，加上我父亲，怕是已经百年咯。一百年过去，卤水依然在地下涌动，就像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，生生不息，代代相传。”

